

中文摘要

顾野王《玉篇》是《说文》之后中国最重要的字书之一，也是汉语文字学史上第一部楷书字典，在中国字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问世以来，几经删改，面貌几近“全非”。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等人从日本寻回部分残卷。虽然残卷只是原书的八分之一，但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玉篇》的研究虽然已取得颇为可观的成就，但是仍有研究空间。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玉篇》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特别是较详尽地探讨了“野王案语”的内容、作用及类型；尽量挖掘《玉篇》在文字、训诂、辞书编纂等方面的价值，以期对《玉篇》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本文共有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证《玉篇》的成书时间。首先介绍了《玉篇》作者顾野王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本文在分析史料和宋本《玉篇》正文前野王《自序》的基础上认为，《玉篇》的成书时间就是梁大同九年。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玉篇》的版本问题。以中国历代主要典籍关于《玉篇》的记载为线索，考察原本《玉篇》的失传，论证朱序本《玉篇》的真伪问题。同时，介绍了原本《玉篇》残卷的发现过程。

第三部分主要对《玉篇》的内容和体例作以整体把握和梳理。《玉篇》共30卷，前有野王《序》，后有野王《启》。部首共542部，字目16917个。《玉篇》的编排体例上承《说文》，又以“以义类聚”为其独创；《玉篇》说解的通例是“音切”在前，“或体”居后，其间多引古书用例并附传注。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野王案语”的类型、惯用语及其学术价值。“野王案语”涉及音韵、文字和训诂各个方面，在促进传统训诂学的发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玉篇》的学术价值。《玉篇》收录了大量的异体字和合并文字为研究汉字演化特别是隶变规律提供了可贵的材料。《玉篇》的反切对探索六朝时期汉语（尤其吴音）语音具有重要作用。《玉篇》训诂体式灵活，引证丰富，其提出的“字类”概念，开宋人“右文说”之先河。《玉篇》是中国第一

部楷书字典，它在继承《说文》优点的同时又有所改进和创新。《玉篇》还是我们校勘《说文》的重要依据和辑佚的重要资源。

总之，《玉篇》无论是在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各方面还是在辞书编纂、文献辑佚和校勘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对《玉篇》学术价值的研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关键词：《玉篇》 顾野王 野王案语 学术价值

分类号：G256

Abstract

The "YuPian" of Guyewa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dictionary after 'ShuoWen' in China, meanwhile it was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kaishu'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logy. Without doubt, it has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logy. It has been abridged several times since it appeared and its original features can not be found out. Only 'Yupian' of Song Dynasty could be accepted and the primary 'Yupian' had been absent during a long period and seldom been heard of by people.

Fortunately, Lishuchang、Yangshoujing and Luozenyu took the remaining parts which was not integrated from Japan. The remaining parts were the 1\8 of the primary 'Yupian' and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it. Although there are achievements which have been received, there is still much space of the study of 'Yupian'.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ormer scholars, this article will study 'Yupian' carefully and deeply. Accordingly, the contents、functions and types will be discussed here, and the values of 'Yupian' at philology, archeology, and editing of dictionaries will be reviewed. The 'Yupian' will be reevaluated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five parts and about 33000 words in this article. The first part mainly discusses the precise time when 'Yupian' had been finished. Firstly, the author's life, backgrounds and accomplishments. Through analyzing the data of 'Yupian' of Song dynasty, the precise time when 'Yupian' had been finished will be known.

The second part will solve problems of the e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clues about 'Yupian' in the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the cause of why the primary 'Yupian' had been lost will be found out,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edition in which Zhuyizun wrote preface is true.

Meanwhile, the course of the remaining parts being discovered will be introduced.

The third part hackles the contents of 'Yuoian'. 'Yupian' includes 30 volumes and there are Yewang's 'Xu' and 'Qi' at the front and end of the book. There are 542 entries and 16917 words in 'Yupian'. Its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imitated the 'Shuowen', and created the 'Yiyileiju'. Its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were that the

‘Yinqie’ was in front and ‘Huoti’ was in end and it cited many ancient books and explained them carefully.

The forth part will mainly discuss the types, idioms and values of the ‘Yewang’ anyu’. The ‘Yewang’anyu’ involves phonetics, word, and philology, and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assic archeology and the record of ancient data.

The fifth part will mainly discuss the academic values of ‘Yupian’. Actually, the philological values of ‘Yupian’ lie in that it recorded a large quantity of ‘Yiti’ word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The ‘Fanqie’ of ‘Yupian’ is very essential to study the Chinese during the Liuchao dynasty. The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 are very flexible and the citation are abundant. Guyewang was the first man who created the conception of ‘Zilei’. As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kaishu’, it inherited many advantages of ‘Shuowen’ and improved them. ‘Yupian’ offered accordance to correct ‘Shuowen’.

In short, ‘Yuoian’ has great values at philology, phonetics, archeology, editing of dictionaries and so on.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scholarly values of ‘Yupian’.

Key Words : *Yupian* Gu Yewang The note of Gu Yewang
Learning val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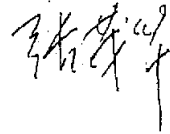
Category Number: G256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纪海燕

导师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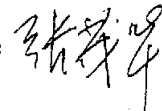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学校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纪海燕

导师签字：



签字日期：2005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2005 年 4 月 20 日

引言

《玉篇》是《说文》之后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字书之一，它也是汉语文字学史上第一部楷书字典。在中国字书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自它问世以来，几经删削增改，不仅面貌几近“全非”，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竟在国内“销声匿迹”。以致长时间以来，人们只知有宋本《玉篇》而不知有原本《玉篇》。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罗振玉等人从日本寻回部分残卷，我们才得以窥其“庐山真面”之一二。虽然原本《玉篇》残卷只是原书的八分之一，但其“风采”已让人“惊艳”不已。从残卷重返中土之后，就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介绍、评价和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20世纪以来，成绩尤为可观。目前《玉篇》研究主要集中在《玉篇》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版本及流传情况；《玉篇》的内容及体例；《玉篇》与《说文》或《宋本玉篇》的比较；《玉篇》反切价值的挖掘和应用以及《玉篇》的校勘（主要是对玉篇残卷本身的校勘）。

《玉篇》研究进行得已较为深入，尤其是周祖谟先生在利用《玉篇》的反切来考察六朝音系方面成就卓著，而胡吉宣先生集十几年之功完成的《玉篇校释》更是校勘《玉篇》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玉篇》的研究虽然已取得颇为可观的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仍存有空白。譬如对“野王案”语的研究就少人问津，《玉篇》在文字、训诂、辞书编纂等方面的价值也还有研究空间。

本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玉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是较详尽地探讨了“野王案”的内容、类型及学术价值；尽量挖掘《玉篇》在文字、训诂、辞书编纂等方面的价值，以期使人们对《玉篇》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 《玉篇》的作者及成书

（一）《玉篇》的作者

《玉篇》的作者顾野王在《陈书》及《南史》均有传。虽然两书的作者不同，但有关顾野王的记载却基本相同，以《南史》更为详细。

顾野王，字希冯，南朝梁吴郡吴（今苏州）人。生于梁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卒于陈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终年62岁。

顾野王出生于当地一个文儒之家，其祖父顾子乔曾任梁武陵王府参军事，父顾煊，曾任梁临贺王记室，父祖皆以儒术知名于当时。顾野王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很小就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据《陈书》本传记载，他七岁就开始了五经的阅读，不仅“遍观经史”^[1]，“于天文地理卜筮、虫篆奇字”^[2]等，亦无所不通。他多才多艺，“好丹青，善图写”^[3]，并曾奉命“画古贤”^[4]。

因为生当乱世，野王不仅经历了侯景之乱（公元548年8月），也经历了由梁入陈的变迁。但时世的变迁似乎并未使他的生活陷入窘迫，也未影响他在仕途的进迁。他在梁陈两代均有任职，且职衔屡变。梁武帝大同四年（公元538年）拜太学博士，又迁为中领军临贺王府记事参军。梁亡入陈，于陈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补撰史学士，不久又加为昭远将军。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年），迁国子博士。太建六年（公元574年）“除太子率更令，寻领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兼东宫通事舍人。”^[5]逝世后诏赠秘书监，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又追赠右卫将军。

顾野王是一个“笃学至性”^[6]之人，他有丰厚的著述成就。仅《陈书》本传记载的野王著作就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通事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后两书未就而卒），上述著作，今除《玉篇》尚有部分抄本残卷外，其余均亡逸。

此外，清马国翰《玉翰山房辑佚书》据陆德明《经典释文》、邢昺《尔雅疏》所引，集有野王《尔雅音》一卷。其《舆地志》在宋代可能尚有抄本，因为这一时期的大型类书《太平预览》、及地理学著作《方輿胜览》等书中有较多的引用，清末王仁俊在其《玉翰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曾辑有《舆地志》一卷。另，在《初学记》、《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书中尚有野王诗赋若干首。

（二）《玉篇》的成书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后人历来就有争论，问题主要集中在宋本《玉篇序》所提供的线索上。宋本《玉篇序》说：“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7]明确指出《玉篇》的成书是在“梁大同九年”。^[8]由于这段说明与某些文献的记载互相矛盾，因而引起了后人的质疑。

《隋书·经籍志》记载：“《玉篇》三十一卷，陈左将军顾野王撰。”而新旧《唐书》、《宋书》等均未注出顾野王所在的朝代。但这也只能说明顾野王所属的朝代，

而不能说明《玉篇》的成书时间。何况顾野王历经梁陈两代,《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按惯例以其最后所在的朝代为准,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9]之说,也使后人疑惑不解。其实,这是宋人重修《玉篇》时未详加考证的结果。据史籍记载,顾野王除黄门侍郎是在陈宣帝太建六年(公元574年),其时已56岁,而梁大同九年他是太学博士,仅25岁。两任官职并非列同时,显然是宋人张冠李戴了。那么,《玉篇》的成熟年代是“梁大同九年”^[10],还是“陈太建六年”呢?清人王昶在其《春融堂·玉篇跋》中对此有过辨证。他认为,《玉篇》成书于梁武帝之时,而在梁简文帝时才进呈。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郑师许的质疑。郑师许在其《玉篇研究》中引《梁书·萧恺传》(附《萧子显传》后)的一段话证明《玉篇》在萧恺删改之前就已成书进呈。所引用的内容如下:“先是时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迁中庶子,未拜,徙未吏部郎。太清二年,迁御史中丞。顷之,侯景寇乱,恺于城内迁侍中,寻卒官,时年四十四。文集并亡逸。”

简文帝于太清三年(549年)五月即位,梁大宝二年(公元551年)即被侯景害死。萧恺亦死于侯景之乱期间,因此,萧恺等人奉令删改《玉篇》必在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至梁大宝二年(公元551年)之间。而顾野王成书时间也必在萧恺删改之前,因此认为《玉篇》成书于574年的说法显然有违史实。

另外,《梁书》的署名虽然是姚思廉,但其父姚察才是真正的作者。《陈书·姚察传》记载:“(察)陈灭入隋,开皇九年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代史。”姚察病逝前“仍以体例诫为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顾野王在陈时曾与姚察、姚思廉父子同朝为臣,且野王与姚察当时同侍东宫,姚氏父子当时对顾野王的生平非常了解。所以,《梁书·萧恺传》对《玉篇》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那么说《玉篇》成书时间为梁大同九年(543年)是否就确切无疑呢?虽然我们对于宋本《玉篇》序言出自谁手,此人又是从何得知这一资料的问题,现在已无从查起。但是在宋本《玉篇》正文之前的野王《自序》,据其内容和口吻应是野王原作无疑,因为“猥承明命,预纆过庭。^[11]”只能出自奉命著书的顾野王本人,别人断然无法替代。而“微言既绝,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12]”的描述也非常符合顾野王著书时汉字、典籍发展的实际。由此我们推知,关于《玉篇》的成书时间的记载,应与野王自序一

样，同出《原本玉篇》。因此我们也可以推知在宋人重修《玉篇》之时，《原本玉篇》存世与否虽未能确定，但野王自序及其成书时间的记载可能仍然保留在删注增字本的《玉篇》当中。因此《玉篇》成书应是梁大同九年。

二 《玉篇》的版本

（一）历代主要典籍对《玉篇》的记载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著录《玉篇》的是《隋书·经籍志》“《玉篇》三十一卷，陈左将军顾野王撰。”它所著录的“《玉篇》三十一卷”与大多数书目有关《玉篇》的卷数为“三十卷”的记载不同。至于《玉篇》在卷数方面何以有“三十卷”和“三十一卷”的不同，目前尚无确切的解释。郑师许据《法苑珠林》引《玉篇序》中的一句佚文推测“若《法苑珠林》所引果真顾氏之书，……而辨明字体之沿革，或另为一卷，则《隋书·经籍志》三十一卷之数或不误耶。”张煦《叙说》认为：“《隋书·经籍志》载三十一卷，野王集十九卷，持较本传，于《玉篇》则多一卷，于集又少一卷，显系《玉篇》序及总目别为一卷，于集又少一卷，显系《玉篇》序及总目别为一卷，夙附文集之中，后之读者出诸文集以益《玉篇》，文集遂减而《玉篇》特增。”他们二人均认为《玉篇》是“三十一卷”。但历代许多典籍均记载《玉篇》为三十卷。如《旧唐书·经籍志》：“《玉篇》三十卷，顾野王撰。”宋《崇文总目》：“《玉篇》三十卷，顾野王撰。”清《四库全书总目》：“重修《玉篇》三十卷，梁大同九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清《述古堂书目》：“顾野王《玉篇》三十卷。”还有《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读书志》等皆载为三十卷。笔者认为，《玉篇》是一部系统完备的词典，体例与《说文解字》大致相同，始一终亥，五百四十二部，前有野王《序》，后有野王《启》，三十卷外多出一卷，似有蹊跷。疑是流传刊刻，出现讹误。

（二）原本《玉篇》在国内的失传

清《述古堂书目》明确著录“顾野王《玉篇》三十卷，三本，宋版。”但我们怀疑它所说的《玉篇》已非顾氏原作。因为自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开始，它们对于《玉篇》的著录就已表明是“孙氏增本”。所谓“孙氏增本”就是唐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南国处士孙强对《玉篇》增加大字（即正文文字目）削减注文后的本子。这是史书记载的萧愷之后对《玉篇》进行的第二次

大的删改。我们认为在北宋前期，原本《玉篇》在中国就已失传不见，因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13 年），皇朝诏翰林学士陈彭年等重刊《玉篇》所据的本子是孙强增字减注本而非顾氏原本。北宋建国以后，不仅将占领国（如西蜀、南唐等国）的国家藏书收罗殆尽，且实施了多项政策搜求亡逸之书，图书的收藏一时极盛。但奉皇命重刊《玉篇》的陈彭年等人所依据的本子是孙氏增本，不是《玉篇》原本。

而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 807 年）的《慧琳音义》有大量引自《玉篇》的资料，其内容与《原本玉篇残卷》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可见，在唐元和时期，《玉篇》原本尚在国内。两相对照，说明在北宋时期《玉篇》原本在国内就已失传不见了。

（三）宋本《玉篇》（朱序本）的真伪

在原本《玉篇》残卷发现之前，清康熙年间曾经有过发现《玉篇》上元本之说。当时的著名学者朱彝尊从毛氏汲古阁借得一本宋槧《玉篇》，他认为是“上元本^[13]”。所谓“上元本”是指唐高宗上元年间（公元 674——公元 676 年）南国处士孙强对《玉篇》增字减注的本子。朱彝尊所认定的这个“上元本”引起当时很多人的重视，当时著名出版家张士俊就很快刊行了此书，并请朱彝尊为之作序。但朱彝尊所发现的宋槧版《玉篇》前没有大中祥符牒文，这是该本与其他刻本的显著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朱彝尊所发现的“上元本”“乃删去重修之牒，诡称上元本，而大中祥符所改大广益会之名及卷首所列字数，仍未削改，可谓拙于作伪。”称其为伪古本。但杨守敬并不苟同《四库全书》的看法，他据朱彝尊的《序》认为：“宋槧张刻皆竹垞所目见。今以此本照之，一一吻合，是则删除牒文亦系宋人。谓竹垞误以大中祥符本谓上元本可也，谓为张氏删牒作伪不可也。^[14]”此后，黄孝德在其《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统》一文中通过比较“朱序本”《玉篇》和宋本《玉篇》在注音、释义、引例等方面的异同，认为“朱序本正是以孙强增字为底本在宋大中祥符年间重修的《大广益会玉篇》的原本或是比较接近重修本的本子。”

无论“朱序本”是否真的“上元本”。但其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玉篇》的原貌，有部首总目，将三十卷分为上、中、下各十卷，每十卷又有该十卷部首总目，每一卷首又列该卷部目等。此外，字头排列与《玉篇》原本也大致相同，引例也较详备等等。故在当时被认为是“希世之珍”^[15]，诸多刻本用的都是“朱序本”，流传至今。

（四）原本《玉篇》残卷的发现

光緒七年（公元 1881 年）至光緒十年（公元 1884 年）黎庶昌出使日本，著名学者杨守敬随行。他们在日本广泛搜求在国内已经绝迹的中国古代佚书残本，并陆续将之刻印刊行。在此期间他们发现了唐写本《玉篇》残卷，考其内容，认为“注文翔实^[16]”“多野王案语”^[17]，遂断定是“顾氏原帙”^[18]，并将之翻印后收入《古逸丛书》。这是原本《玉篇》残卷被发现和公之于众的开始。《古逸丛书》中所收的《玉篇》残卷分两次刊印。一次是光緒八年（公元 1882 年），翻印的内容有：卷九言部第九十一至幸部第一百十七，中间有缺佚，共 26 部 690 字；卷十八之后半部分放部第二百七十一至方部二百八十四，共 12 部 161 字；卷十九水部淦字至洗字残卷，共 144 字；卷二十七糸部第四百二十五至索部第四百三十一，凡 7 部，422 字。以上各卷翻印的底本来源不一致，据黎庶昌在《经籍访古志》中说，有的刊刻自日本石山寺，有的刊刻自高山寺、有的则刊刻自东大寺崇兰馆，还有一部分刊刻自佐佐木宗四郎家所藏的残卷。另一次刊刻是在光緒十年进行的。收卷九册部之后半、𠂔部、只部、𠂔部、欠部之前半；卷二十二山部至众部。这几部分是据崇兰馆及久迹宫亲王所藏的残卷刊刻而成。共有 5 卷 60 部 2026 字，其字数约当《玉篇》所收字数的八分之一。因原本《玉篇》残卷颇有残损及讹抄之字，黎、杨所见又以传写副本为多，辗转传摩，错讹难免。鉴于此，黎庶昌和杨守敬在刊刻时就其错、脱、衍、讹，用宋刊广益本《玉篇》及大小徐《说文解字》加以刊校，迳为校改，其中虽不乏精到之处，然亦有出于臆改者。

黎庶昌发现原本《玉篇》残卷，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柏木探古即于明治十五年（公元 1882 年），将自己所藏的卷十八之后半部分先行刊印。第二年冬天印刷局又将高山寺所藏《玉篇》卷二十七印之，明治二十七年（1894 年）神宫文库又刊行所藏卷二十二山部至众部一卷。

著名学者罗振玉于 1915 年秋东游日本，得见早稻田大学文库原本《玉篇》卷子。用黎刊本相较，发现两本笔意大异，且黎刊本内容多有改动，故断定黎庶昌并未见到原本，而是根据传摩本校改刻印。于是罗振玉托人介绍影印原本卷子，即卷九言部迄幸部。又于京都福井寺崇兰馆获见册部至欠部，西京博物馆见大福寺所藏糸部后半至索部，并将上述各卷用珂罗版印行，后人称其为“罗刊本”。

罗刊本的内容与黎刊本相比较，多卷二十四鱼部残卷 20 字，缺卷十八之后部分

放部至方部 161 字和卷十九水部 144 字。但罗刊本《玉篇》残卷因全用原本影印，从字形到内容，都较《古逸丛书》本真切，便利后人对《玉篇》残卷的研究。

1985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原本玉篇残卷》，汇集了黎本、罗本及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的卷八心部，成为目前《玉篇》最完备最具有研究价值的本子。

三 《玉篇》的内容及体例

（一）《玉篇》的内容

虽然《玉篇》原本已佚，但通过细考《原本玉篇残卷》、宋本《玉篇》及前人的记事等，我们仍然能得知其大概内容：

- 1、《玉篇》三十卷，前有野王《序》，后有野王《启》。
- 2、据《原本玉篇残卷》及宋本《玉篇》统计，《玉篇》共有部首 542 部，其与《说文》相同者 529 部，不同者有 13 部。字目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文字》记载为 16917 个。
- 3、释文包括注音、释义、引证、野王案语及列举异体。如：

讷：奴骨反。《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苞咸曰：“讷，迟钝也。”《说文》“难也。”

讷：子恒反。《说文》：“恒言也。”野王案：“与增字同，在土部也。”

级：畸立反。《国语》：“明等级以道之礼。”贾逵曰：“等级，上下等差也。”《左氏传》云：“下阶一级也。”野王案：“阶之等数名曰级也。《礼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涉级聚足，连步以上’是也。”《礼记》又曰：“授车以级。”郑玄曰：“级，次也。”《史记》“秦始皇赐爵一级。”野王案：“官仕自卑之高，犹阶梯而升，所以一命一等名为阶级也。《左氏传》‘加劳赐一级’是也。”又曰：“斩首廿三级。”野王案：“师旅斩贼首一人，赐爵一级，因名赐首为级也。”《说文》：“丝次第也。”
- 4、采用反切注音，作“XX反”，多音字一般都注明“二反”“三反”字样。

如“纒，使监、仕减二反”，“縞，古到右倒二反。”偶用直音。
- 5、字目和注文都是楷体，同时收录了古文、籀文和俗字。

（二）《玉篇》的体例

1、编排体例

《玉篇》作为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其分部编排，上承《说文》，下启百代，对我国的词书编纂具有很大的影响。

《玉篇》的部首排序与《说文》相同，始一终亥，但其内部立文与《说文》却有很大不同。这与汉字隶变、部首笔画紊乱、后起字大量增加有极大的关系。《说文》部首是“据形系联”，形同、形近或相关的部首排列在一起，构成一类，540 部分为 14 大类；《玉篇》则是“以义类聚”^[19]，把 542 部按意义类别分为 30 卷。周大璞先生主编的《训诂学初稿》就把《玉篇》的 30 卷大致分为 30 类：

第一卷 天文	第十一卷 宫室	第二十一卷 黑夜火烛
第二卷 地理	第十二卷 木本植物	第二十二卷 山阜
第三卷 人伦	第十三卷 草本植物	第二十三卷 马牛羊家畜
第四卷 颜貌	第十四卷 蔬菜瓜果	第二十四卷 鸟鱼
第五卷 口舌	第十五卷 五谷仓廩	第二十五卷 虫蛇
第六卷 上肢	第十六卷 礼器	第二十六卷 羽毛皮革
第七卷 下肢	第十七卷 兵器	第二十七卷 丝索织物
第八卷 思想	第十八卷 金属舟车	第二十八卷 巾帛衣裳
第九卷 言语	第十九卷 水及相关之物	第二十九卷 语词
第十卷 行止	第二十卷 日月气象	第三十卷 数字干支

仔细考察一下，顾野王又有自乱其例的地方，段玉裁曾批评说：“顾氏《玉篇》以‘而’部次于‘毛、毳、冉’三后，‘角、皮’前，则其意训‘而’为兽毛，绝非许意。”（《说文解字注》）胡朴安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史》中还指出：“‘二部’、‘三部’，不与诸数目字部相次。又‘采’部次于‘七’部、‘八部’之后，‘丸’部厕于‘九’部‘十’部之间，似又以据形系联相次，是自乱其例也。”

2、说解体例

关于《玉篇》的说解体例，胡朴安先生在其《中国文字学史》第一编曾有过极简要的说明“其注解亦有条例：先出音，次证，次案，次广证，次又一体，略有五种。虽不必每字注解五例俱全，而大概如是。”如：

飧（字头），穴掌反（音切）。《周礼》“上公飧礼九献，侯伯飧礼七献，子男飧礼五献。”（古书用例一），郑玄曰：“飧，设盛礼以饭宾也。”（传注一）野王案：“《毛诗》‘钟鼓既设，一朝飧之’是也。”（野王案）何休曰：“牛酒曰犒，加饭羹曰飧。”（传注二）《仪礼》“机奠祝飧”（古书用例二）郑玄曰：“劝强之也。”（传注三）神明歆飧为享字在辛（按疑为“享”字之讹）部。（或体）

亏(字头),去为反(音切)。《毛诗》“不亏不崩”(古书用例一)笺云:“亏犹毁坏也。”(传注一)《楚辞》“芳菲菲而难亏。”(古书用例二)王逸曰:“亏,歇也。”(传注二)又曰:“八柱何当东南向亏”(古书用例三)王逸曰:“亏,缺也。”(传注三)《尔雅》“亏,毁也。”(小学书一)《说文》“气损也。”(小学书二)《广雅》“亏,去也。亏,以也。”(小学书三)或为 字在兮部。(或体)

将上面的例子进行归纳,我们可以总结出《玉篇》说解的通例是“音切”在前,“或体”居后,其间多引古书用例并附传注。它引古书用例及传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某句中某字为某义,即指出某字或某词在某一语境中的具体含义。而引小学书是为补充字词的训释。

当然,并不是《玉篇》中所有字的说解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全面和详细。有些字的解说就很简单。譬如:

爨,力计反,《说文》二爨也。

就只有一个反切注音和一个义项。再如:

爽,《说文》篆文爽也。

只有一个或体。

在《玉篇》的释文中,与字的释义部分相比,注音和列异体的形式相对而言还算简单。我们首先来介绍注音部分。《玉篇》残卷现有二千一百余字,字字皆有反切。有的字还不止一个反切。如:

譏:似剪反,子践反。

汤:耻郎反。《说文》:“热水也。”……又音托浪反,荡也。……又音始扬反,流貌也。

敎:呼兼公廉公函三反。

《玉篇》的反切注音出现的位置并不固定,通常情况下是紧跟在字头的后面。但也有例外。像上面“汤”字的注音,作者先是在字目之后标出了该字目的一个反切注音“耻郎反”,在行文的后面,作者又给出了“於託反”、“《周礼》音於妙反”、“又音焉教反”三种注音形式。

《玉篇》收入了很多异体字。仅就言部三百一十二个字头统计,有异体的就有一百二十七个,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玉篇》中众多的异体字表明了顾野王对异体字的重视。

《玉篇》的说解与《说文》有很大不同,《说文》是运用“六书”的理论去讨“篆籀之原”,而《玉篇》多通过例句来说明字义。字义也并不局限于字的本义,兼有引伸义和假借义。《玉篇》中的义训大都由传注构成,只有在以下情况下顾野王才通过案语直接注解:一是无传注之书,二是前人未加训释或虽有训释而意义尚不明确的字。概括地讲,《玉篇》训释字义的通例是:如果某部典籍中有这个字的用例,即引用这部典籍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如果这部典籍中的这个字有前人的训释,即引用前人的训释,如果前人未对这个字进行训释,顾野王常常加案语直接对这个字进行训释。

四 关于“野王案语”

在《玉篇》的说解中,“野王案”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用语。在原本《玉篇》残卷中“野王案”共有 497 条。我们把以“野王案”三字开头的顾野王对某字(或某词)的解释通称为“野王案语”。“野王案语”涉及到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字的音、形、义三个方面。根据对野王案语出现语境、所含的内容及作用的分析,我们将它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 野王案语的类型

1. 补充训释字义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玉篇》训释字义的通例。如果有些字前人没有对它进行训释,顾野王就通过案语补充训释字义。这种补充训释字义的案语因为具体操作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1) 直接训释字义。如:

乃,《汉书》:“乃者凤凰集新蔡。”野王案:“乃犹往也。”

云,《老子》:“凡物云云复归其根。”野王案:“云,不安静之辞也。”

护,《史记》又曰:“强载辖车,卧而护之。”野王案:“谓监护经略之也。”

限,《家语》:“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野王案:“限犹阍也。”

阵,《周礼》:“列陈如战之阵。”野王案:“谓陈师旅也。”

阶,《尚书》:“舞干戚于两阶也。”野王案:“所以登堂之道也。”

讲,《论语》:“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也。”野王案:“讲谓谈论以解说训诂也。”

讎,刘向《别录》:“讎校中经。”野王案:“谓考校之也。”

谁，《毛诗》：“谁谓荼苦。”野王案：“谁，不知其名，无实称也。”

甘，《尚书》：“稼穡作甘。”野王案：“甘者，味之甜者也。《毛诗》“其甘如荠”是也。”

(2) 引字书以为训。如：

饭，《礼记》又曰：“文王一饭亦一饭。”野王案：“《说文》：‘饭，食也。’谓食饭也。”

缚，《左氏传》：“襄公缚秦囚。”野王案：“《说文》：‘缚，束也。’”

缙，《淮南》：“短衣不缙以便涉游。”野王案：“《说文》：‘缙，束也。’”

综，《毛诗》又曰：“纵我不往，子宁不来。”野王案：“《广雅》：‘纵，置也。’”

约，《周易》：“纳约自牖。”野王案：“《尔雅》：‘约，少也；约，俭也；约，薄也。’”

编，《庄子》：“或编曲或鼓琴而歌。”野王案：“《苍颉篇》：‘编，织也。’”

纷，《孟子》：“纷纷与百工交易。”野王案：“《广雅》：‘纷纷，乱也。’”

占，《左氏传》：“皆占其徒无之。”野王案：“《方言》：‘占，视也。凡相候谓之占。占，犹瞻也。’”

2、解释已有的训释

《玉篇》所收的字目，在通常情况下前人或前代的字书大都对其进行过训释。但前人或前代的字书对某些字的训释因时间的变迁到了野王的时代可能已经变得不好理解，或者有的注解本身也存有问题。在这些情况下，顾野王会通过案语对已有的训释进行解释。根据训释对象的不同，这一类型的案语又可分为：

(1) 解释前人的训释

《玉篇》征引了很多典籍，这些典籍往往都有注家，但是这些前代注家的注释在顾野王的时代有的已经变得晦涩难懂。在这种情况下，顾野王会以案语的形式对前人的训释进行解释。如：

歃，《国语》：“固请先歃。”贾逵曰：“歃，歃面也。”野王案：“以口征吸之也。”

歇，《左氏传》：“忧未歇也。”杜预曰：“歇，尽也。”野王案：“歇，臭味消散也。”

款，《楚辞》：“款咚而生。”王逸曰：“款，叩也。”野王案：“谓叩击之也。”

卦，《周易》：“包羲始作八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刘瓛曰：“卦之言尽也。谓图画之也。”野王案：“卦兆一等耳。分蓍布爻则曰卦，灼龟见兆则曰兆。”

砥，《孟子》：“是不可砥致。”刘熙曰：“砥，切也。”野王案：“谓摩切也。”

方，《论语》又曰：“子路方人。”孔安国曰：“比方人也。”野王案：“比类譬拟之也。”

(2) 为前代字书作注

《玉篇》经常引用前代字书如《说文》、《广雅》、《声类》等小学书中的解释来训释字义，有时这些字书的训释过于简略不够明确。对字书中这些不够明确的训释，顾野王会通过案语加以解释，即为字书作注。如：

朕，《尔雅》：“朕，我也。”野王案：“自称我也。”

陕，《说文》：“弘农陕，古虢国也。”野王案：“季之所封也。”

陟，《尔雅》：“陟，升也。”野王案：“升之也。”

麇，《埤苍》：“麇，对也。”野王案：“课语相麇对也。”

饮，野王案：“《说文》：‘饮，馔也。’谓凡斗物可馔者也。”

廝，《字书》：“廝，役也。”野王案：“谓贱役也。”

占，野王案：“《方言》：‘占，视也’。凡相候谓之占。占犹瞻也。”

3. 补充书证

书证丰富是《玉篇》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野王案语中体现得也很充分。用来补充书证的野王案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顾野王在训释某一字义后用“某书某某是也”的形式增加书证，如：

欲，《尚书》：“亡教逸欲有邦。”孔安国曰：“欲，贪也。”野王案：“亦欲愿也。《尚书》‘予欲观古人象’、《左氏传》‘唯尔所欲’是也。”

咏，《尚书》：“搏拊瑟以咏。”野王案：“咏，长歌言之也。《国语》‘以歌咏之’《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是也。”

另一种形式是顾野王在前人训释之后不再进行训释，仅仅通过案语补充书证。如：

甫，《尔雅》：“甫，我也；甫，大也。”野王案：“《毛诗》‘无田甫田’是也。”

讪，《论语》：“恶居下而讪上。”孔安国曰：“讪，谤毁也。”野王案：“《礼记》‘为人臣者有谏而无讪’是也。”

黻，《考工记》：“画绘之事，黑与青谓之黻。”野王案：“《尚书》‘黼黻绣’是也。”

缘，《史记》：“求为小吏，未有因缘。”野王案：“《续汉书》‘常欲去之，未有雅缘’是也。”

4、说明异体

有时顾野王会通过案语指出某字的异体字。如：

哥，古文以为歌字，野王案：“《尚书》或为譌字，在言部。”

诤，野王案：“今上以为争字。争，谏也；别也。在受部。”

沦，野王案：“此亦沦字也。沦，没也；变也。在水部。”

讎，野王案：“讎亦仇也。”

譖，野王案：“此亦与播字同，在手部。”

譖，《说文》：“恒言也。”野王案：“与增字同，在土部也。”

慌，野王案：“此亦与悦字同，在心部。”

警，野王案：“此亦与噉字同，在口部。”

讷，野王案：“亦与复字同，在苟部。”

这些字在前代字书中大都是没有被明确标明为异体的字。顾野王认为它们应该是异体字故特加案语进行说明。

5、表明音读

《玉篇》对于字的注音通常是紧跟在某字之后，是独立于野王案语之外的。野王通过案语注音一种情况是因为某个字还有其他意义，需要用另外的读音来标识；另一种情况是对于某个字的或体字进行注音。前一种情况的例子有：

累，力隹反。《汉书音义》曰：“诸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是也。”野王案：“此义亦或音力椎反。重积之累力捶反。”

在顾野王看来，当“累”字作“诸不以罪死”讲时，它的读音还可能是“力椎反。”当“累”字为“重积之累”讲时，它的音应该是“力捶反”。

后一种情形的例子有：

诤，竹尤反。《声类》亦疇字也。野王案：“诤，谁也。音除留反。在口部。”“除留反”是“疇”字的注音。而“疇”字在《声类》看来是“诤”的或体，故野王也对它进行了注音，并指出了这个异体字所在的部首。

（二）野王案语中的惯用语及作用

在《玉篇》的说解中，常有“又曰……”、“……是也”这样的用语。如：

食，是力反。《尚书》：“食哉惟时”。《鸿范》：“八政：一曰食”。孔安国曰：“勤农业也。”野王案：“此‘食’谓五谷可食，以护人命也。《论语》：‘足食足兵’是也。”

凡口所嚼咀者皆曰食也。《尚书》：‘唯辟王食。’、《左氏传》：‘肉食者谋之’是也。”

《尚书》：“乃卜涧水东，漙水西，惟洛食。”孔安国曰：“卜必先墨书龟，然后灼之，兆从食墨也。”①又曰：“朕弗食言”，孔安国曰：“书其伪不实也。”《周礼》：“与其食。”郑玄曰：“行道曰粮，粮谓糒也；止居曰食，食为米也。”《世本》：“黄帝作大食”，《左氏传》：“不可食已。”杜预曰：“食，消也。”②又曰：“功以食民。”杜预曰：“食，养也。”《礼记》：“则择不食之地。”郑玄曰：“不食谓不耕垦也。”《尔雅》：“食，为也。”《史记》：“博之贵骏，得使则食”。野王案：“基相吞并，如人食也。”又音慈史反。《周礼》：“膳夫掌王之饮食。”郑玄曰：“食，饭也”。野王案：“饭为食也。《礼记》‘食居人之左’，‘我则食之’并是也。以饮食设供于人亦曰食，为饲字也。”

“又曰”、“是也”在野王案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我们只有了解它们在行文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分析野王案语的结构从而理解它的内容。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又曰”的主语是某本书，如《尚书》、《左氏传》等，“又曰”的意思是“在这本书中又有……”或者“这本书又说……”。这里的“这本书”是指在说解过程中于“又曰”一词之前出现且距它最近的那本书。在上文中，①“又曰”指的是“《尚书》又有‘朕弗食言’”这个句子，②“又曰”指的是“《左氏传》中又有‘功以食民’”这句话。

顾野王之所以在行文中用“又曰”二字，是出于简省字数的需要。通过翻阅原本《玉篇》残卷，我们发现顾氏《玉篇》征引资料繁多，如：

次，《周礼》：“掌次下士四人，掌王次之法以待事。”郑玄曰：“……”（为使行文简省各家注疏在此省略，下同）③又曰：“宫正掌宫中之宫次舍”。郑玄曰：“……”④又曰：“祀五帝张大次小次。”郑玄曰：“……”⑤又曰：“大朝觐加次席。”郑众曰：“……”⑥又曰：“至于国宾入馆次于舍门外。”郑玄曰：“……”《左氏传》：“凡师再宿为信，过信为次。”⑦又曰：“里克杀奚齐于次。”杜预曰：“……”《谷梁传》：“次者，止也。”《论语》：“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野王案：“次第相次比也。”《礼记》：“反哭于尔次。”郑玄曰：“次，舍也。”⑧又曰：“相告者就次。”郑玄曰：“次，倚虚也。”⑨又曰：“季冬曰穷于次。”郑玄曰：“言日月运行，此月皆周匝于故处也”。野王案：“次者，天十二星辰日月五星行之所历以为次舍也……”

如果将上面释文中所引用的书名一一列出，不仅费时费力也没有必要。只要读者明白并掌握顾野王的行文习惯，自然就可以按图索骥。

“是也”是顾野王为了印证某个字有某个义项而提供给我们的书证的结束语。“是也”之前的例句就是书证，“是也”二字也是我们寻找书证的最好标志。如：

潦，良道反，《毛诗》：“于彼行潦。”传曰：“行潦，流潦也。”《说文》：“雨水也。”野王案：“《礼记》：‘季夏水潦盛昌’是也。”

由上面的例子可知，《说文》将“潦”解释为“雨水”。为了证明《说文》的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顾野王从《礼记》中找了一个含有“潦”义为“雨水”的书证。这样的例子还有：

甫，《尔雅》：“甫，我也；甫，大也。”野王案：“《毛诗》‘无田甫田’是也。”

饯，《韩诗》：“送行饮酒曰饯。”野王案：“《左氏传》‘饯宣子于郊’是也。”

不仅“又曰”“是也”出现的频率很高，“《尔雅》亦云”这句话在说解中也经常出现。如：

畀，《公羊传》：“畀者何？予也。”《尔雅》亦云。郭璞曰：“谓与也。”

查《尔雅》可知，“赉、贡、锡、畀、予，赐也”，郝懿行《尔雅义疏》云：“畀者，予也，予亦畀也。”对照前面《公羊传》中的句子可知“《尔雅》亦云”这句话指的是“《尔雅》也是这种解释”或者“《尔雅》也是这种看法。”

（三）“野王案语”的学术价值

野王案语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补充训释，丰富了训诂内容

这一作用在第一种类型的野王案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

《礼记》“文王一饭亦一饭”中的“饭”字，在顾野王之前没有人对它进行训释，顾野王通过“野王案，《说文》‘饭，食也。’谓食饭也。”给《礼记》“文王一饭亦一饭”中的“饭”作了注。这样的例子很多，再如：

护，《史记》又曰：“强载辎车，卧而护之。”野王案：“谓监护经略之也。”

谁，《毛诗》：“谁谓荼苦。”野王案：“谁，不知其名，无实际也。”

“野王案语”不仅补充欠缺的训释，也在丰富原有的训诂内容。譬如：

轮，《考工记》：“视其轮，欲其慎尔而下地也。”郑玄曰：“谓牙也。”野王案：“牙，车辘也。”

郑玄将“轮”解释为“牙”没错，但这样解释容易让人误解，因为“牙”也作“牙齿”讲。顾野王进一步对“牙”做出解释，这样既明确了“牙”的含义，也解释了“轮”的含义，丰富了训诂内容。

2.保存资料，泽披后世

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第一种类型的野王案语中，也体现在补充书证型的野王案语中。野王案语中用作书证的材料，有些我们可以用作校勘的资料，如野王案语所引用的《说文》资料是今天我们校勘徐本《说文》的重要依据。那些引自《声类》、《淮南子》（许慎注本）等书的资料则是我们辑佚的重要来源。

3.形式醒目，印象深刻

在字书中独标案语是顾野王的“创举”。通常情况下，字书作为一种语言工具书是不允许有“个人己见”的。《玉篇》中野王独标“案语”，无论是补充说明前人的训释还是补充书证，都因其内容的准确可靠、形式的独特醒目而让人记忆深刻。

五 《玉篇》的价值

（一）《玉篇》的文字学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的臧克和教授认为：“《玉篇》作为代表历史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的第一部汉字总汇，成为研究中古历史汉字的唯一坐标”。^[20]臧先生对《玉篇》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定位，是由《玉篇》在文字学方面的众多价值决定的。《玉篇》在文字学方面价值首先体现在：

1.《玉篇》收录了大量的异体字，是研究异体字不可忽略的对象

据裘锡圭先生在其《文字学概要》中对“异体字”的定义可知，异体字就是“彼此音义相同而外形不同的字。严格地说，只有用法包括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可以称为狭义异体字，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可以称为部分异体字。二者合在一起就是广义的异体字。……部分异体字用法的同异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包含式，可称包孕式，就是一个字的用法为另一个字所包含。……另一类是非包含式，也可称交错式，就是彼此既有共同的用法，又各有不同的用法。”

按照裘先生的观点，我们发现《玉篇》中存有大量的异体字。仅就《玉篇》收字较少的心部、收字较多的言部、欠部和食部进行统计就有 240 个之多，其中心部有 5 个，如愬、恂、悞等；言部有 127 个，如诉，话，讠，记等；欠部 48 个，如欣，

次，馐，馐，馐等；食部 69 个，如饵，饗，饗，舖等。《玉篇》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异体字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玉篇》中异体字众多的原因

①六朝是中国汉字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汉字完成了由隶书向楷书转化。因为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汉字在由隶转楷的过程中因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汉字书写形式呈现出“六书八体，今古殊形”^[21]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素养的人对文字的认识和使用也存有差异。学问素养较高的人对于古文和籀文的使用要比一般人更加普遍；而学问素养较低的人，他们更容易使用笔画简省的字。这样，一字多形的现象在野王生活的时代就极为常见。

②作为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顾野王在其《玉篇序》中曾明确表示创作《玉篇》的目的是“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而异体字是汉字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文字之训备矣”^[22]，顾野王对众多的异体字就不能视而不见。

③《玉篇》中异体字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积累的结果。事实上，《玉篇》中的很多异体字是从前代的字书如《说文》、《声类》以及其他文献中征引过来的。《玉篇》中的异体字是多个朝代累积的结果。

这样，《玉篇》中的异体字远远多于《说文》也就毫不足怪了。

(2)《玉篇》中异体字的说解形式

①《说文》中的重文

凡是《说文》中的重文，《玉篇》都会按部首一一收录。并根据重文种类分别指出此字为“《说文》古文某字也”、“《说文》籀文某字也”、“《说文》篆文某字也”、“《说文》亦某字也。”如：

𠄎，*𠄎*，《说文》篆文巽字也。

般，*般*，《说文》籀文磬字也。

纆，*纆*，《说文》古文蚩字也。

讀，*讀*，《说文》亦噴字也。

②其它字书中的古文或或体

《玉篇》除大量收录《说文》中的异体字外，对《声类》、《字书》中的异体字引

用得也很多。如：

记：《声类》古文为近字也。

讴：《埤苍》或为呕字。

讣：《字书》亦赴字也。

谔：《字书》骂字也。

競：《声类》古文競字也。

③“今亦某”、“今为某”、“今或为某”等

这种形式的例子有：

繇：野王案，今为错字，在金部。

緯：今并为载字，在车部。

涔：野王案，今亦为潜字。

厉：野王案，今为砺字，在石部。

④ 某书为某字

《玉篇》不仅重视字书中的异体字，对其它典籍中出现的异体字也非常重视。凡是引自其它典籍中的异体字，《玉篇》通常会用“某书或为某字”、“某书为某字”、“某书亦某字”等形式来表示。如：

纆：郑玄注《周官》、《礼记》亦为裁字。《东观汉记》及诸史、贾逵注《国语》并为财字也。

纬：《楚辞》或以此为帛字。帛，香囊也。音呼违反，在巾部。

徽：《尔雅》或为袷字，在衣部。

蚺：《庄子》、《淮南》并为跣字，在足部。

⑤ 今俗某字也

《玉篇》用这种形式收录了当时及前代的一些俗字。这种形式的例子有：

继：今俗繼字也。

素：今俗𦉰字也。

⑥ 某或某字、某亦某字

这是《玉篇》中最典型的异体字的表达方式。这方面的例子有：

研：或以为笔砚之砚也。

矜：野王案，亦𦉰也。

紵：或为衿字，在衣部。

眞：野王案，此亦颠字也。

《玉篇》中异体字的存在形式大致如上。《玉篇》中的众多异体字在文字学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玉篇》中异体字的价值

①《玉篇》中的异体字是异体字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对象

《玉篇》不仅引用了《说文》的重文、其它字书如《声类》、《字书》中的异体，还收录了其他文献如《尚书》、《周礼》、《礼记》、《国语》、《楚辞》、《韩诗》等的异体字，这样它不仅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异体字，同时也保存了汉到六朝时期的异体字，是保存异体字较为全面的资料之一。今天我们要全面考察异体字的发展状况，《玉篇》中的异体字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②研究《玉篇》中的异体字可以总结出异体字在生成过程中具有的一些规律性特点

异体字是在某个历史时期音义相同而形体不同的字。所以，形体的不同往往是异体字最明显的特点。我们要总结异体字在生成过程中呈现的特点首先就应着眼于它们的形体。

当我们运用“六书”理论对《玉篇》中的异体字进行分析和归纳时，我们发现《玉篇》中那些能够成为异体字的字，它们的造字方法大都相同，如：歉——慊，同为形声字；诃——呵，都是形声字；譜——增，也都是形声字。也就是说，一个象形字如果有异体字，它的异体字多半也是象形字；如果一个会意字有异体字，它的异体字多半也是会意字；如果一个形声字有异体字，它的异体字很可能也是形声字，即两个互为异体字的字通常情况下它们的造字方法是一样的。

进一步总结我们发现那些造字方法相同的异体字又以形声字居多。很少有同为象形、指事或会意的异体字。

这说明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语素）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来记录并不是随意的。异体字的存在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玉篇》中的异体字反映出来的第一个特点。

这些同为形声结构的异体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声同形异”（声即声符，形即形符），第二种情况是“形同声异”，第三种情况是“声形皆异”。其中

以第一种情况的居多。形符的不同说明人们对文字符号所代表的词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反映出人们对文字符号表义功能的重视。第二种情况的异体字也有一定数量，这说明人们也比较重视文字声符的准确性，但有时可能因为时地的不同而使文字的读音发生变化。第三种情况的最少。这是《玉篇》中的异体字反映出来的第二个特点。

③《玉篇》中的异体字有助于我们了解六朝时期汉字在记录语言方面出现的问题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它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很重要的。《玉篇》中收录了众多的异体字。异体字的增多说明文字的准确性遭到了削弱，权威性受到质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六朝时期文字使用混乱的现实——字形混同，字形讹变，添加和简省笔画非常普遍。

2.《玉篇》记录了很多文字合并现象，有助于了解六朝时期汉字的使用情况

关于文字的合并，裘锡圭先生在其《文字学概要》中是这样定义的：

“文字的合并是指一个字把全部职务交给另一个字承担的现象。如果 A 字把全部职务交给 B 字承担，本身不再使用，就可以说 A 字并入了 B 字，或 B 字并入了 A 字。有时候，合并 A 的 B 原来就有跟 A 相同的职务（例如后面将要提到的合并分化字的母字）。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合并也可以解释为文字职务的集中。”

在这个定义中裘先生认为文字的合并是指“一个字把全部职务交给另一个字承担的现象”，但我们在探讨《玉篇》中的文字合并现象时不再局限于裘先生所界定的“全部”这个限定词，有些字把部分职务交给另一个字来承担的现象也看作是文字合并现象。

(1)《玉篇》记录文字合并现象的类型

①某，今并为某字

这一形式用来表明前一个字如今已不常用，而被后一个字取代。如：

曆，今并为错字，在金部。

纒，今并为重字，在重部。

②某，今为某

这种形式有时用来区分古今字。如：楸，今为樊字，在㯻部。

有时也用来表示文字的合并。如：廕，今为應字，在心部也。

③某，今或为某

这种形式用来说明某个字现在已经成为另一个字的异体字了，实际上也是文字合并的一种情形。如：

𨾏，或为 𨾏 字，在车部。今或为殷字，在 部。

(2) 研究《玉篇》中文字合并现象的意义

①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时期汉字使用的状况

文字合并现象是汉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结果。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有些事物因为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而被淘汰，这样，记录这些事物的文字就随之变成了生僻字。另一方面，新事物新思想也在不断地涌现，记录这些新事物的文字也就随之增多，这就使得记录语言的负担加重。而每个时代记录语言的文字常用的也就三四千字，为了限制文字的数量，减少使用和阅读时所带来的负担，合并是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研究《玉篇》中的文字合并现象，我们可以了解六朝时期哪些汉字是常用字，哪些汉字已被合并，哪些汉字后来兴起。如：

谊，鱼寄反。《周礼》：“六德曰谊。”郑玄曰：“谊者，能制事也。”《周易》：“理财正辞、紧民为非曰谊。”……《礼记》：“谊者，宜也。”《谥法》：“除天之际曰议；能制命曰谊；行议不疾曰议。”今并为义字，在我部。

“谊”与“义”原本是意义不同的两个字，由“今并为义字”可以看出六朝时期“谊”已经被合并到“义”字中去了。这说明六朝时，“义”比“谊”更为常用。至于今天“谊”和“义”又分别表示不同的词义那是它们后来又分化了的结果。

再如“警”，《说文》言部：“警，小声也。”宫部：“营，帀居也。”段玉裁注：“帀居，谓围绕而居。如市营曰闾，军垒曰营，皆是也。”因为“警”字不常用，后来合并到“营”字中去。《玉篇》“今并为营字，在宫部也”即是证明。

② 研究《玉篇》中的文字合并现象有助于我们总结合并字所具有的特点

通过分析《玉篇》中的文字合并现象，我们总结出合并字具有以下特点：

甲. 合并字比本字要简易

大多数的合并字比本字笔画数少，如：饥是饑的合并字，饥的笔画明显少于饑；再如纒是重的合并字，重的笔画也明显比纒少。

乙. 合并字比本字使用频率更高

大部分的合并字比本字常用。合并字基本上是古汉语中的常用字，其中的一些在

现代汉语中也仍有“用武之地”。如：“厝”合并到“错”，合并后的“错”字使用至今。

（二）《玉篇》的音韵学价值

1. 《玉篇》采用反切注音的意义

虽然反切这种注音方法并不是随着《玉篇》的产生而产生的。^[23]也不是顾野王首先使用的。但是《玉篇》能够采取反切这一注音方式，仍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

因为顾野王能够摒弃使用时间较长的“譬况法”、“读若法”、“直音法”而大规模地使用反切注音法，首先表明他本人对反切这种注音方式的肯定。虽然顾野王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说明他对于汉字应如何注音的意见和见解，各种典籍对此也无记载，但通过他大量使用反切给汉字注音的事实来看，顾野王肯定是认为反切法要优于“譬况”、“读若”和“直音”这些注音方法的。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顾野王在音韵学方面的认识。

其次，顾野王使用反切注音，适应了汉语、汉字发展的客观需要，避免了“譬况”等注音方法所存在的种种缺陷。我们知道在反切出现以前，尤其是汉魏以前，汉字注音大都采用“譬况法”、“读若法”或是“直音法”。这些注音方法在当时虽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汉语、汉字的不断发展，上述这些注音方法所存在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先说“譬况法”，“譬况法”是用描述性的话来说明某一字的发音状况的。^[24]如：

《淮南子·地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东汉高诱注：“旄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又如汉代刘熙《释名·释天》关于“风”的读音注解：

“兗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踈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这样的注音方法不仅表述繁琐，最后所获得的效果也不理想。而“读若”和“直音”的弊端，清人陈澧在其《切韵考》中就已经对此有所指责：“然或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卷六）事实上，陈澧在做这番批评的时候，他还尚未把我国各地方言差异悬殊的事实考虑进去。

与上面三种注音方法不同，反切注音法是用两个字合起来注一个字的音。从众多汉字中选择一个与被注字声母（或韵母包括调）相同的字作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要比从同样多的汉字中选出一个与被注字声、韵、调都相同的字的可能性大得

多。因此，反切注音所选用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一般都较为通俗易懂。而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包括调）的做法不仅容易操作，所得出的结果也更为科学。

正因为《玉篇》采用了较为科学的反切注音法，^[25]它就较为真实地记录了梁陈之际中国语音的实际概况，所以，《玉篇》的反切用字是考察六朝语音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

2.《玉篇》的音系

因为顾野王的《玉篇》现今仅存残卷。我们要较为全面地考察原本《玉篇》的音系就不能仅局限于残卷。目前除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两书，因书中参引原本《玉篇》的地方较多，有助于我们考察原本《玉篇》音系外，就要以日本经法大师空海所撰的《篆隶万象名义》为主要的参考对象了。《篆隶万象名义》与顾野王《玉篇》之间的关系，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张煦《玉篇原帙卷数部第叙说》、周祖谟《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人的比较论证，《名义》的“分部及列字之次第均与上述之残卷相合。惟正文上所录篆书，非顾氏原本所有，盖本之说文耳”。它“虽为原著之略出本，然全部完整无缺，即不啻为一部顾氏原书矣。”（周祖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周祖谟先生想到了通过考察保存完整的名义之反切，从而间接考知原本《玉篇》之音系的方法，在《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一文中，他将这一想法付诸实际论述。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首先比较了《名义》与原本《玉篇》反切的异同，比较的结果是“《名义》反切除用字与原本《玉篇》不尽相同外，其声韵不合者甚少，可知名义之反切即本于原本玉篇矣”。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以名义反切来考察《玉篇》音系的科学性。接下来，周先生分别系联名义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以此归纳出《名义》的声类和韵部，即原本《玉篇》的声类和韵部。周先生对于《玉篇》音系的论证结果为：

声类：与宋人的三十六字母相比，《名义》所体现的原本《玉篇》的声类中，明微为一类，泥娘为一类，从邪为一类，床三与禅为一类，而照、穿、床、審二等与三等有别，总数仍为三十六。

韵部：《玉篇》韵部与《切韵》非常接近。主要差别是《切韵》的脂与之、灰与咍、真与臻、尤与幽、严与凡诸韵从《玉篇》的反切来看都是一部。殷与真、庚与清部分相乱。《切韵》其他各韵如东、冬、钟、江、支、微、鱼、虞、模、齐、佳、皆、泰、祭、夬、废、文、魂、痕、寒、删、山、先、仙、萧、宵、肴、豪、歌、

麻、覃、谈、阳、唐、耕、青、侯、侵、盐、添、蒸、登、咸、衔等（包括上去入），《玉篇》都分别不混。

周先生的这一论证结果因为是以科学的论证思路，严谨的论证过程，翔实可靠的论证资料为基础的，所以直至今日，关于《玉篇》音系的探讨都无有出其右者。

3. 《玉篇》的反切为研究六朝音提供了重要资料

目前的音韵学研究主要分为三大部类，即今音学、古音学和等韵学。其中的今音学是以《切韵》等韵书为主要对象，研究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语音系统。但长期以来，今音学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隋代产生的《切韵》一系，而魏晋至陈这一阶段的语音研究鲜有创获。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语言学史（包括语音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南北朝时期的语音情况，才能完整、科学地说明和解释中国语言发展衍变的整个历程。

研究南北朝之的语音，当然要考察这一时期的韵文和韵书。本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韵书大为兴盛的时期，仅《隋书·经籍志》一书就载有周研《声韵》、张谅《四声韵林》、段弘《韵集》、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刘善经《四声指归》、沈约《四声》、夏侯詠《韵略》等数十种之多。但这些书今多亡逸不存。因此，我们要考察六朝语音，除这一时期的韵文之外，所能凭借的只有字书和音义书而已。而现存的保存六朝字音反切最多的字书，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外，就数顾野王的《玉篇》了。周祖谟先生在其《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中就曾指出：“顾野王，亦为吴郡人，其《玉篇》成书于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收字一万六千余，每字皆有反切，亦为考索六朝吴音之重要资料。”鉴于此，周祖谟先生在其《魏晋音与齐梁音》一文中就把《玉篇》作为考察中古时期中国语音发展衍变的重要对象，以《玉篇》中的大量反切实例证明《玉篇》所代表的齐梁音与此前的魏晋音有很多不同，以核实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魏晋到齐梁这一阶段的语音变化。

总结周祖谟先生在《魏晋音与齐梁音》一文的论证可知《玉篇》所显示的语音变化有：

（1）在《玉篇》出现以前的魏晋宋时期，唇音/p/、/ph/、/b/、/m/还看不出分化的迹象，如晋代吕忱的《字林》，暴，方沃反（博沃）；邶，方代反（蒲昧）；瓣，父菟反（蒲菟）；孚，匹于反（芳无）；丰，匹忠反（敷空）。晋郭璞《尔雅音义》：𠵽，方满反（见《释诂》），𦉳，方寐反（见《释言》）；晋代徐邈《周易音》：逋，方吴反

(《讼卦》);背,甫载反(《艮卦》)。这些反切都表明这一时期重唇音尚未分化出轻唇音。可是在梁顾野王所著的《玉篇》中,我们则发现唇音/p/, /ph/, /b/已分为两类,一类是/p/, /ph/, /b/,另一类是属于轻唇音的/pf/, /pʰ/, /bv/,而鼻音/m/尚未分为两类。

(2)《玉篇》以前的音义书和字书里的舌尖音端透定和卷舌化的知彻澄分别并不显著,时有互切。如晋代《字林》中的“侗”音“敕动反”(他孔),“彘”音“大例”反(直例),“恣”音“大沮”反(直类)等。类似的情形在郭璞的《尔雅音义》和《方言注》里也有所见。如:“滩”,郭音“敕丹”反(见《尔雅·释天》释文)。但《玉篇》里的反切用字却将其分为两类,如《切韵》里的分类一样。这表明舌尖音端透定,从魏晋以后,已在某些方言中逐渐分化,由舌尖塞音变为舌尖后塞音。

(3)原本《玉篇》以禅母字切床母字,进一步印证了南方语音大都床禅不分的事实。但《切韵》分床禅,由此可知《切韵》的分类并不完全采用南方音,也可能参考了北方音。

(4)原本《玉篇》多以邪切从,从邪不分,与在它之后的《经典释文》相同,而有异于在它之前的《字林》。《玉篇》所反映出的这些声母的变化表明,魏晋时期声母的类别逐渐趋同于《切韵》。我们在研究《切韵》音系的由来时,就可以把《玉篇》作为一条重要线索。

受周祖谟先生的启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玉篇》的反切,注重利用《玉篇》的音韵学价值来解决语音学上的一些问题。例如,阎玉山曾通过《玉篇》的反切来考察南朝时期汉语的语音特点(阎玉山《原本玉篇反映的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4期);朱声琦通过《玉篇》的反切不仅探讨了照系三等声母和舌上音知系声母的产生过程,还发现了《玉篇》中存在的很多喉牙声转的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总结了汉语中喉牙声转的规律。由此可见,《玉篇》对研究六朝语音乃至中古语音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总之,《玉篇》的反切反映出很多的语言变化。这使得《玉篇》与在它之前出现的字书如《字林》等相比存在着很多差异,说明原本《玉篇》的反切用字所代表的语音音系有自己的特点。

4.《玉篇》的音系有助于解决与《切韵》相关的一些问题

《切韵》是研究中古音的重要资料。《切韵》的研究一直都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但是长期以来与《切韵》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仍悬而未决，譬如《切韵》是怎样性质的一部书，它的音系基础是什么，它代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的语音，它能否作为今天我们研究中古音的依据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主要是因为资料匮乏。

而原本《玉篇》的反切用字及其所体现出来的音系则有助于我们回答上面的一些问题。《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即公元543年，而《切韵》成书于仁寿元年，即公元601年。从时间间隔上来说顾野王在梁代完成的《玉篇》是距《切韵》最近的。不仅如此。它收字也更多，反切也更完备。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周祖谟先生在其《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一文中的第四大部分，充分利用了《玉篇》的这一长处，以《玉篇》的反切及音系来与《切韵》作比较，以充分有力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他关于《切韵》性质的判断，即《切韵》在韵的方面的分类大体本之于南方的韵书（夏侯该《韵略》）与字书（顾野王《玉篇》）。

由此可见，《玉篇》的反切及其所代表的音系在说明《切韵》性质问题上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对象。

不仅如此，顾野王还注意到了当时存在的一字多音的现象，如：

附，扶付反。《说文》附益之附为坳字，在土部。以此音蒲口反。

涛，竹尤反。《声类》亦嘑字也。野王案，涛，谁也。音除留反。在口部。

养，馥掌反。《夏小正》：“时有养长也（曰之也）。”野王案，此长养之养音猪两反。

约，于略反，《周礼》：“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郑玄曰：“约，言语之约束也。”野王案，今亦以此音于託反。《周礼》音于妙反。《汉郊歌》：“雷震震，电耀耀。明德卿，治本约”亦即是也。

纒，使监、仕城二反。《汉书》：“纒数月耳。”文颖曰：“音声。”野王案，此亦音似来反，犹仅能、才能也。

累，力反。《汉书音义》曰：“诸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是也。”野王案，此义苦挺苦耕二反。《礼记》“石声殷殷以立志”是也。

野王案语中反映出的这些一字多音现象大都是由于字义的不同造成的。一个字字形虽无变化，但是有几个不同的读音，往往意味着它代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如：作“呼召”讲的“讌”的异体“噐”音荒旦反，作“喧哗”讲的“讌”音虚园

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讙”在实质上表示两个不同的词：讙（喧）——喧哗；讙（器）——呼召。

这种现象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字音的问题，也涉及到字义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字的变化是形、音、义三方面的综合变化。因此，这一现象不仅要引起音韵学家的关注，亦应引起语义学家的重视。

（三）《玉篇》的训诂学价值：

本着“总会众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26]”的原则和宗旨，《玉篇》在释义方面不仅讲字的本义，也兼顾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对一些多义词的常用义往往不厌其详地加以罗列，如《玉篇》对于“纯”的释义就有粹、至、纯一之行、令、皆、笃、专、大、好、文等20多个义项，其中大部分是“纯”字的常用义和基本义。在罗列义项的同时野王时出案语，或补充书证或进行训释，这使得《玉篇》的释文具有多方面的训诂学价值。

《玉篇》在训诂学方面的价值有：

1. 体式上通释语义与随文释义相结合

周大璞先生在其《训诂学初稿》中将《玉篇》归入第三章第三节“通释语义的专著”中加以介绍。毫无疑问，在周先生看来，《玉篇》在体式上应该是一部通释语义的专著。如果周先生所指的《玉篇》是宋本玉篇，那么上面的这种概括还能成立，如果所说的“玉篇”是原本玉篇，那么这样的概括虽不能说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据周先生《训诂学初稿》关于“通释语义”的解释可知，“通释语义”的专著是相对于随文释义的注疏而言的，前者的释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的含义，而是某一字（词）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玉篇》的释义，就整体而言，符合通释语义的专著所应有的列出“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的这一要求，如《玉篇》对于“谪”的解释，就给出了责、过、数、谴、咎、怒、罪过等义项，这些义项基本上呈现了“谪”的常用的和基本的含义。从这一方面来说，《玉篇》是一部通释语义的专著似乎没什么不妥，但是我们知道，上述“谪”字的各个义项基本是从经传子史的注疏中征引过来的，如“谪”作“责”讲，是毛传对《诗经》中“室人交遍谪我”中的“谪”字的理解，“谪”作“过”讲，“谪”作“数”讲又是韩诗对于“谪”字的理解。以此类推，我们可知，“谪”字的各个义项最初只是随文释义的结果。顾野王综合了前人随文释义的结果才实现了“文字之

训备矣”的宏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释义的过程中，顾野王所征引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经传子史中的注疏，也常常征引《说文》、《尔雅》、《字书》等小学书关于某字的解释。

如，讵，《说文》：“讵，问也……”《广雅》：“讵，责也；讵，怒也；讵，让也。”

2. 引书丰富，兼采传注

《玉篇》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书证丰富。如：

级：畸立反。《国语》：“明等级以道之礼。”贾逵曰：“级，上下等差也。”《左氏传》云：“降一级而辞。”杜预曰：“下阶一级也。”野王案：“阶之等数名曰级也；《礼记》：“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涉级聚足，连步以上”是也。《礼记》又曰：“授车以级。”郑玄曰：“级，辞也。”《史记》“秦始皇赐爵一级。”野王案：“官仕自卑之高，犹阶梯而升，所以一命一等名为‘阶级’也。”

对于“级”的训释就引了《国语》、《左氏传》、《礼记》和《史记》中的七个书证，其中出自《左氏传》的有三个，出自《礼记》的有两个，出自《国语》的有一个，出自《史记》的有一个。

在引用书证的同时，《玉篇》也兼采传注及小学书籍。上面对“级”的训释，除了前面的书证，还有贾逵、杜预、郑玄、《说文》、野王案语的七个传注，其中野王案语就有三个。

就原本《玉篇》残卷来说，其引书达四十种之多，如《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公羊传》等等。其中光是现今已佚的小学书就引到五种以上。这样的旁征博引可以看作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对于古代文献的分析整理工作。

3. 兼备众说，态度审慎

一部辞书兼备众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兼备众说才能让他人 在训释词义、整理古籍时具有选择的余地。《说文》着眼于字的本义，因此它的义项较为单一；而《玉篇》除本义外，兼采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义项较为完备。如：“纪”在《说文》中只有一个义项“丝别也”，而在《玉篇》残卷中却有十九个义项：时日也；基也；犹录也；丝缕之数有纪者也；犹事也；绪也；犹记识之也；十二年曰纪；纪事也；协固也；地纪，犹贯目也；理也；识也；维理之为纪；纪极，终极也；总要之名也；犹会也；犹节也；丝别也。

《玉篇》虽长于搜罗，但它在训释字义时所持的态度却较为慎重。如：山部“岵”字，《说文·山部》的解释是“山有草木也。”《毛传》却认为“山无草木曰岵”。《尔雅》说“山多草木曰岵。”《韩诗》的意见是“有木无草曰岵也。”各家对于“岵”的解说存有差异，顾野王既没有说明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也没有说明哪一种说法是错误的。顾野王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被认为是“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我认为这是顾野王训诂态度慎重的表现。因为要判断上面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兼收不同的注解无疑是可取的。

4. 多用义训且形式多样

与《说文》训释字词的方法不同，顾野王本人在训释字义时多采用义训，少用声训，几乎不用形训。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一方面是因为《玉篇》在释义时，对已出现在《说文》中的字，《玉篇》几乎都保留了《说文》对它的解说，无需再重复使用《说文》训释字词的方法。另一方面，那些《说文》中没有而《玉篇》中新增的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字书》、《声类》、《方言》、《埤苍》、《广雅》、《尔雅》等书。《玉篇》在增选这些字的同时，也兼引了相关的训释。既然引用了他人的训释，便意味着对他人训释内容和训释方法的认同。故无需再申明。另外，我们知道《玉篇》更侧重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而形训多用来解说字的本义，声训多用来“推迹故训，以得语言之本。”这样，顾野王随文释义时，就自然很少用到形训，也较少地使用声训了。

顾野王用“义训”训释字义的形式也呈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同义相训。如：

给，野王案：给犹供也。

诉，野王案：诉，告也。

纵，野王案：纵犹恣也。

结，野王案：结犹构也。

欺，野王案：欺犹妄也。

鞞，野王案：鞞犹部也。

(2) 以共名释别名（即指出某一事物所属的种类）。如：

章，《汉书》：“审如御史章，当伏两观之诛”（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卷七十六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为“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野王案：“笈

表之属也。”

餌，《苍颉篇》：“餌，食也。”野王案：“凡所食之物也。”

饮，《左氏传》：“鬯宁将饮酒。”野王案：“《说文》：‘饮，馐也。’谓凡斗物可馐者也。”

左，《尔雅》又曰：“左右，亮也。”野王案：“人之两边曰左右。《左氏传》：‘左顾而唾，右顾而咲’是也。凡物之两边皆曰左右。《左氏传》‘左轮朱殷’、《尔雅》‘涂出其左’并是也。”

缚，《尔雅》：“缚，索率也。”郭璞曰：“谓索也。”野王案：“凡索皆曰缚，不止于举枢引车也。”

(3) 描写法。如：

掣，野王案：“掣犹束约之也。束约知其围大小也。”

俞，野王案：“相然磨也。”

织，《国语》：“亲织玄紵”。野王案：“设经纬以及机织缙布也。”

朕，野王案：“自称我也。”

饮，《左氏传》：“将饮马于阿。”野王案：“以可饮之斗与人饮之曰饮。”

(4) 对照说明法。如：

歔，《字书》或呼字也。野王案：“气息出曰呼，如曰吸也。”

輦，野王案：“车前低顿曰輦，后曰轩也。”

(5) 以双音节词释单音节词（字）。如：

拙，野王案：“拙犹枉曲也。”

绪，野王案：“谓残余也。”

纫，野王案：“纫，绳缕也。”

谦，野王案：“谦犹冲让也。”

(6) 释词，即以词为单位进行训释。如：

绍，《大戴礼》：“绍分以为助。”野王案：“绍分相佑助也。”

谔，《楚辞》：“或宣也，言之愕愕。”野王案：“愕愕，正直之言也。”

(7) 设立解说。如：

诉，野王案：“诉者所以告冤枉也。”

讲，野王案：“讲谓谈论以解说训诂也。”

(8) 阐释说明字的文化内涵。如:

歆,《左氏传》:“能歆神人。”杜预曰:“歆,享也。”野王案:“祭祀鬼神、宾客享宴之享亦曰歆也。《国语》‘王歆大牢’是也。”

占,《周易》:“极数知来谓之占。”野王案:“占犹候也。候察吉凶祸福也。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次,《礼记》又曰:“季冬日穷于次。”郑玄曰:“言日月运行,此月颛周币也。”野王案:“次者,天十二辰,日月五星行之,所历以为次舍也。子曰玄枵,丑曰星纪,寅曰析木之津,卯曰大辰(疑为“火”之误),辰曰寿星,巳曰鹑尾,午曰鹑火,未曰鹑首,申曰实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娄,亥曰娵訾。凡十二次也。”

庶,《左氏传》:“三后执姓于今为庶。”杜预曰:“三后,虞夏商也。”野王案:“不与天子同姓为庶族。”又曰:“薛,庶姓也。”是也。

灵活多样的义训方法有利于多方面多视角地解说汉字。而字义(词义)的丰富性又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应用。

5. 提出“字类”的概念,开宋人“右文说”之先河

我们知道“右文说”是由宋代王圣美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训诂学者的重视和认可。此后,张世南、王观国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张世南在其《游宦纪闻》中说:“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戔有戔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王观国的《学林》卷五云:“庐者,字目也。加金则为炉,加目则为矐,加黑则为黹。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字目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目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佃。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上文中出现的“右文”、“字目”名称虽异,实质却相同,都是指形声字的声符。形声字的声符在他们三人看来,不仅表音也往往兼表意义。形声字的声符也可以用来推求字义,是因声求义的一种方法。

事实上早在王圣美之前就已有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晋代初年的杨泉在其《物理论》里解释“坚”、“紧”、“贤”三个字时说:“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

这三句话表明杨泉对形声字声符的作用已经稍有察觉，遗憾的是他发现的这样的例子不多，也就没有将这一现象进行总结归纳的可能。然而类似的例子在《玉篇》中却有不少。例如：

總，……野王案：“總犹普也。《说文》：“總，聚束也。”《广雅》：“總，皆也。總，丛也。總，众也。”或为捻字，在“手”部。束发之總为鬢字，在“髟”部。束数之總为稷字，在禾部。

顾野王有意将“總”“捻”“鬢”“稷”四个字串联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共同的声旁使得它们的意义有相通之处。“總”有“聚束”之意，束发之“鬢”字与束数之“稷”字也都有“聚束”之意。“聚束”则成“丛”成“众”。再如：

眞：《尔雅》：“山眞，冢。”郭璞谓：“山颠也。”野王案：“此亦颠字也。《毛诗》‘首阳之颠’是也，在‘页’部；木顶为楨字，在‘木’部也。”

《说文》：“颠，顶也。”指的是“头顶”。“眞”，山顶也。“楨”，木顶也。都表示事物的顶部。

隧：……《左氏传》：“伐吴为三隧。”杜预曰：“隧，道也。”……通水之隧为澨字，在“水”部也。

据《广韵·至韵》“澨，田间小沟。”可知，“隧”与“澨”在意义上也有相同之处。又，“遂”：《说文》“亡也。”“亡”，《说文》：“逃也。”可知，“遂”有“流动、经过”之意，而以“遂”为声旁的“隧”与“澨”也都有“道、路”“经过”之意。

《玉篇》经常将那些声旁相同形旁不同的字串联在一起，表明顾野王对汉字声旁的表意功能有所察觉。这种有意识的整理工作无疑开后来“右文说”之先河。

总之，《玉篇》具有着多方面的训诂学价值，它在训诂学方面所具有的种种特色，使它在训诂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玉篇》并不仅仅是一部的训诂字义之书，它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字书。

（四）《玉篇》的词典学价值：

《玉篇》被公认为《说文》之后我国辞书编纂史上又一里程碑式的巨著。《玉篇》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是由它多方面的词典学价值决定的。它的词典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

众所周知《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真正具有词典学意义的字书。但《说文》所收的

字以小篆为主，兼有古文、籀文及其他古文奇字。以楷体汉字为收字对象的字书是《玉篇》。《玉篇》在收字方面的这一特点为此后众多字书所沿用。野王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变革的时代，此时新兴的隶书取代了周秦的篆籀，对传统的古文字系统进行了一次大的破坏。尤其是东汉至南朝四百五十年间，俗字蜂起，古文、籀文、俗字并存一时，汉字形体出现了空前混杂的局面。这种混杂的局面据梁·庾元威在其《论书》中的描述已经到了如此一种地步：“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匀’，变‘前’为‘草’，咸言祖述王、萧，无妨日有讹谬。‘星’不从‘生’，‘籍’不从‘耒’。……”

上述记载与顾野王在《玉篇序》中所说的“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的情形可谓如出一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玉篇》作为一部大型字书，以楷体汉字为收字对象无疑具有规范汉字形体的重大意义。

在编排方面，《玉篇》虽然基本上还是沿用《说文》那种以部首来统摄汉字的做法，但仍有不少改进。他删去了《说文》中存在的哭、延、教、眉等部，而新增了父、兆、索、单等部首，一增一删相抵消之后，《玉篇》最终有 542 个部首，比《说文》多出两个。部首的增删表明顾野王在部首编排方面的一些努力。由上文可知，野王的时代，汉字在形体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野王所收的又是楷体汉字，楷体汉字与小篆形式的汉字在形体方面有着很多的不同，既然如此，当野王在用部首统率这些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汉字时，有些部首可能就不再适合，故野王将它们删了去；而有些汉字它们虽然具有相同的一部分，却没有一个通用的部首来将它们串连在一起，这时，野王就为这些具有相同部分的汉字新设一个部首。因此我们说《玉篇》在部首的增删方面虽然做的未必全都正确无误的，但至少它有积极的意义。正因为野王新增了一些部首才使得新出现的汉字有“家”可归。这是编排方面的第一个改进。

第二个改进是部首次序的改进。我们知道《玉篇》的部首排列是“据形系联”，而《玉篇》的部首排列却体现出“以义类聚”^[27]的特点。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原本《玉篇》的全貌，无法断言原本《玉篇》的部首次序究竟如何，但当我们用残卷保存部首书目较多的卷九、卷十八、卷二十七和《宋本玉篇》中相对应的各卷进行对照后，就会发现《宋本玉篇》的卷九、卷十八、卷二十七三卷中所载的部首在

数量和次序方面差异极小，由此可以推测《宋本玉篇》的部首排列基本沿袭原本《玉篇》，而《宋本玉篇》的部首编排原则已被众多学者归纳为“以义类聚”，如周大璞先生在其《训诂学初稿》中就将《玉篇》进行过归类，如：

第一卷：天文，第二卷：地理，第三卷：人伦，等等。

《玉篇》的这种编排原则是处理汉字检索问题的一种积极而有意义的尝试。这表明顾野王在编纂辞书时已不仅着眼于部首形体方面的异同，也开始关注部首意义方面的关联。这无疑是中国辞书编纂事业的进步。

2. 收字增加

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文字》记载：原本《玉篇》三十卷，存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而在它之前的字书，如《说文解字》收字共 9353 个正字，其中重文 1153 个。如果仅仅拘守《说文》的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丝毫不顾及新词新义的产生，那么《说文》的九千多字就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因为在《说文》与《玉篇》之间已经隔了四百多年，社会的发展使得某些字词的存在已无多大必要，甚至被淘汰，而新事物、新思想的出现也需要一定数量的新字、新词去表达。因此野王的时代产生了大量的新字新词。《玉篇》不仅收录了很多新字，而且对这些新增字也详加注释。这样就使那些《说文解字》未载但又经常被用到的字有了正式的“户籍”，保存了汉字。

3. 注音方法更科学

在注音方面，《玉篇》以反切注音为主，偶用直音。反切注音的结果要比《说文》的“从某某声”，“读若某”等更精确。因为《说文》的注音方法，从其实质来说就是利用汉字的形声系统来表明读音。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有表音符号，如独体表意字日月上下等，合体表意字明森等，这样一些字本身就没有表音符号，谈不上表音不表音的问题。其次，就形声字而言，声符也未必能准确表示字音。据段玉裁考证，同声符的字同属一个韵部，但也仅仅是同“韵”而已，其声母、韵母、声调未必相同。随着语音的变化，声符与字音的差别越来越大。隋唐时代，同声符的字连韵部也不完全一样。举例来说，“裹”、“螺”、“裸”、“裸”、“稞”、“踝”等字起初都是从“果”得声的，但在唐代，这六个字只有前三字的音还是从“果”得声，音“古火切”，其他字的读音在唐朝时就发生了变化。

而反切注音不仅能够避免某些字无法用声符表音的“无奈”，同时也避免了“读

若法”带来的那种音义混杂的弊病。

4. 释义详备

一部辞书释义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释义详备才能让使用者在训释词义、整理古籍时有选择的余地。《玉篇》在释义方面兼备众说，加强了辞书的实用价值。如对于“高”的解释：

《说文》：“高，崇也，象台观高之形。”

《说文》因形定义，把“高”解释为“崇，象台观高之形。”这种解释确切与否此处姑且不论。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说文》对于“高”的解释只限于“高”的造字本义，“高”的其他意义毫不涉及。而《玉篇》不仅保留了《说文》关于“高”的解释，还引用了《尚书》、《周礼》、《毛诗》、《孝经》、《广雅》等有关“高”的书证和训释。《玉篇》这种释义方法不仅向我们提供了字的储存义（概括义），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字的多种实用义，这样我们在训释词义时就有了参照。

5. 书证丰富

王力先生认为“词典解释字义举例很重要。一部没有例子的字典就是一具骷髅。”《玉篇》在举例方面有时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在解释“甘”字时，为了让人们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甘”字的常用义，顾野王分别从《尚书》、《毛诗》、《周易》、《左氏传》、《楚辞》、《庄子》等文献中引用了含有“甘”字的例句，以此加深读者对“甘”字意义和用法的理解。丰富的书证不仅使被释字的含义由抽象变得具体，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6. 创立了“异部同文”之例

异体字的出现给认知和使用汉字带来了许多不便，作为一部字书，指出和整理异体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玉篇》对异体字非常重视，采用了多种形式来说明异体字，如“或为某字，在某部”、“今或为某字，在某部”、“某，此亦与某字同，在某部”等。首创“异部同文”的先例。如：

崐，野王案：“崔嵬，今亦为崐字”。

輶，野王案：“此亦輶字也。”

礪，野王案：“此亦礪字也。”

𡗗，野王案：“𡗗之官也。或为𡗗，在厂部。”

眞，野王案：“此亦顛字也。《毛诗》：‘首阳之顛’是也。”

聆，野王案：“此亦聆字也。”

譏，野王案：“此亦噉字。在口部。或为𠵽字，在𠵽部。”

《玉篇》这种“异部同文”的方式使那些互为异体的字可以相互参见，便于使用。

《玉篇》在辞书编纂方面不仅继承了《说文》和《尔雅》两书的优点，同时又有不少创新，它被公认为《说文》之后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五）《玉篇》的文献学价值：

1. 辑佚的重要资源

就原本《玉篇》残卷来说，它引用的书就有四十种之多，如《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大戴礼记》、《国语》、《方言》、《广雅》、《国策》、《史记》、《汉书》、《魏志》、《山海经》、《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白虎通》、《风俗通》、《释名》、《穆天子传》、《太玄经》、《续汉书》、《东观汉记》、《楚辞》、《韩诗外传》、《抱朴子》、《说苑》、《汉赋》、《说文解字》等。它所引用的书目中有些书现在已经亡逸不见，如晋人司马彪的《庄子注》，史书记载的最早出现的韵书《声类》、许慎的《淮南子注》、徐广的《史记音义》、《广苍》等……今天我们尚能窥其一鳞半爪，就应归功于《玉篇》对它的引用。其中，《声类》和许慎《淮南子注》被引用的资料最多。

（1）利用《玉篇》辑佚《声类》资料

据笔者统计《玉篇》在列异体时引用《声类》达28次，如：

全：《声类》亦壘字也。

诮：《声类》亦譙字也。

讹：《声类》或复为吡字，在口部。

𠵽：《声类》亦嗟字也。

溢：《声类》亦泗字也。

《玉篇》还从《声类》中引了很多新字（这里的新字指的是《说文》所没有的），如：

𦉳：《声类》亦紧字，紧，急也。

譚：《声类》訖也。

謬：《声类》亦諺字也。

輶：《声类》亦轻字也。

洒：《声类》亦汛字也。汛，洒也。

有时也引用《声类》的训释，如：

堯：《声类》“堯，滅也。”

證：《声类》“證，徵也。”

諠：《声类》“諠，譁也。”

说：《声类》“善言也。”

餐：《声类》“女會也。”

滓：《声类》“羹菜也。”

我们要从《玉篇》中辑佚《声类》的资料就可以从以上三方面进行。

(2) 利用《玉篇》辑佚许慎的《淮南子注》

《玉篇》在释义的过程中往往兼引历代训诂名家的相关注疏，这样也为我们保存了很多久已亡逸不见的训诂资料，许慎注的《淮南子》早已亡逸，但《玉篇》有多条许慎注《淮南子》的资料。如：

湊：《淮南》“衰世湊学者不知原心反本”。许叔重曰：“湊，口进也。”

深：《淮南》“以曲隈深潭相予。”许叔重曰：“深入口處也。”

潢：《淮南》“潦水不泄，潢潢极望旬月不雨则润为泽，受潢而无源也。”许叔重曰：“潢湊漏之源也。”

汰：《淮南》“深则汰五藏”，许叔重曰：“汰，达也。”

滹：《淮南》“申菽杜萆浸之滹中则不能保其芳。”（考《淮南·人间训》：“申菽、杜萆，美人之所怀服也；及渐之于滹，则不能保其芳矣”。原本玉篇残卷所引缺“美人之所怀服也”。）许叔重曰：“臭汁也。”《史记》“兰根与白芷浸之滹中君子不近。”徐广曰：“滹渐米汁也。”

浇：《淮南》“浇天下之淳”，许叔重曰：“浇，薄也。”

倅：《淮南》“身染霜露”，许叔重曰：“冒犯霜露也。”

以上只是原本《玉篇》残卷“水”部字所引用的许慎注《淮南子》的资料。如果我们将《原本玉篇残卷》中所有许慎注《淮南子》的资料搜集起来，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玉篇》所引用的这些资料不仅有益于《淮南子》的研究同时也有益于对许慎的研究。

此外，《玉篇》还引用了不少徐广注《史记》的资料。如：

洎：《史记》“中水而洎之”，徐广曰：“肉汁也。”

涫：《史记》“肠如涫汤”，徐广曰：“涫，沸也。”

徐广《史记音义》原书已佚，《玉篇》所引用的这些资料无疑也是极为可贵的。

2. 校勘《说文》的重要依据

我们在批读《原本玉篇残卷》的过程中发现顾野王在解释字义时屡引《说文》，在今存残卷中引用《说文》达 1131 次。我们知道目前流行的《说文》是经李阳冰刊削，北宋时期又经徐锴校订修改过的本子。虽然徐锴对李氏刊削过的本子进行过修订和补充，但毕竟不可与原作同日而语。同时，徐本《说文》自问世后到今天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辗转流传，这样，徐本《说文》当中的错讹在所难免。虽然清朝时候涌现出了“说文四大家”，尤其是段注，用力尤勤，常有真知灼见，纠正了不少徐本《说文》的错误。但就是段玉裁本人也常因为没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见解而感觉苦恼。《玉篇残卷》在流传过程中虽也有传抄之误，但它所引《说文》的资料因早在李阳冰删改之前，所以更能反映许慎《说文》的本来面目，因而在校勘徐本《说文》方面更有说服力。

徐本《说文》无“谣”字条，但据《玉篇》残卷引《说文》注“谣”字曰：“独歌也。”考《慧琳音义》引《说文》：“谣，独歌也。”由此可证，许慎《说文》原本有“谣”字。

再如“𩚑”，大徐本《说文》注“𩚑”云：“饭𩚑也”。《玉篇》残卷引《说文》注“𩚑”字云“饭伤湿也”。考《论语》“食𩚑而𩚑”，孔安国注“𩚑，臭味变也。”皇侃疏云：“𩚑谓饮食经久而腐臭也。”又《经典释文》引葛洪《字苑》：“𩚑，馊臭也。”胡吉宣《玉篇校释》说：“故伤暑热谓之𩚑，饭伤湿谓之𩚑”。“𩚑”“𩚑”均指饭变腐臭。“𩚑”因久放而变腐臭；“𩚑”因湿热而变腐烂。“𩚑”“𩚑”二字在意义方面存有差异。大徐本释“𩚑”为“饭𩚑”，简略不明。据《玉篇》残卷可知它实际上是将许慎《说文》注释“𩚑”的内容误置于“𩚑”字之下。

再如“约”字，大徐本《说文》注曰：“缠，绕也。”《玉篇》残卷引《说文》注曰：“缠，约也。”考《慧琳音义》引《说文》注云：“缠，约也。”希麟《续一切经音义》与《慧琳音义》同。由此可知大徐本关于“缠”的解释是不符合许慎原意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能够全面系统地利用《玉篇》残卷等资料来校勘和整理大徐本《说文》，那么《说文》的面目必将更加接近于许慎的原著。

小 结

《玉篇》是《说文》之后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字书，无论是在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方面，还是在辞书编纂、文献辑佚和校勘等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玉篇》作者、成书、版本、内容和体例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对一些尚有争议的问题，如朱序本《玉篇》的真伪，《玉篇》的成书时间、失传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前人研究较少的“野王案语”本文极为关注，本文认为“野王案语”是《玉篇》的精华，是《玉篇》研究的突破口和重镇。把握了“野王案语”也就把握了《玉篇》的主脉。故较为详尽地探讨了“野王案语”的内容、类型、惯用语及作用，揭示了“野王案语”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学术价值。

《玉篇》的文献学价值亦不可忽略，它在辑佚和校勘方面的价值尤值得注意。《玉篇》研究已日臻完善，对《玉篇》尤其是原本《玉篇》残卷价值的发掘将有助于《玉篇》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注 释

- [1]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399 页
- [2]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399 页
- [3]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399 页
- [4]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399 页
- [5]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399 页
- [6]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第 400 页
- [7] 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1 页
- [8] 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1 页
- [9] 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1 页
- [10] 姚思廉. 陈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 [11] 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3 页
- [12] 顾野王.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3 页
- [13] 宋本玉篇重刊玉篇序[A].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第 1 页
- [14] 杨守敬. 日本访书志[A]. 杨守敬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 [15] 梁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A].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第 409 页
- [16] 梁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A].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第 411 页
- [17] 梁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A].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第 412 页
- [18] 梁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A].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第 412 页
- [19] 周大璞. 训诂学初稿[A].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第 112 页
- [20] 朱葆华. 原本玉篇文字研究臧序[A].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 第 1 页
- [21]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第 3 页
- [22] 宋本玉篇[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第 3 页

[23] 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孙叔然是汉末人孙炎的字。事实上，在孙炎之前就有人使用反切了。比如，较孙炎早几十年的王肃著《周易音》就使用了十多条反切。应邵在其《汉书注》中也用了反切注音，如《汉书·地理志》下“辽东郡沓氏”，注“沓”字的读音为“长答反”。根据上面的材料，唐作藩先生在其《音韵学教程》中认为，“约在东汉的后期（即公元

二世纪)就创造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

[24]关于“譬况法”的定义各家说法尚未统一,唐作藩在其《音韵学教程》中认为:“汉字注音一般都采取打比方的方法,这叫做‘譬况’。”笔者以为打比方只是“譬况”的一种类型而已,而且打比方从广义上讲也是描述法,此处采用了李新魁先生在其《古音概说》中关于“譬况”的定义。

[25]此处说“反切”注音法较为科学,是从整个音韵学史上来判断的。相较于反切法之前的“譬况”等注音法,反切的先进性已无需再赘述,但反切注音法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其缺陷可参阅李新魁先生的《古音概说》第二章第二节。

[26] 顾野王. 宋本玉篇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大广益会玉篇序第 1 页

[27] 周大璞. 训诂学初稿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第 120 页

参考文献

- [1] 顾野王. 原本玉篇残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 顾野王. 宋本<玉篇> [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3]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 [4] 姚思廉. 陈书(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5] 刘汝霖. 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赵诚. 中国古代韵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7] 林玉山. 中国辞书编纂史略[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 [8] 刘叶秋. 中国字典史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路广正. 《训诂学通论》[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6
- [10] 林序达. 反切概说[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 [11] 李新魁. 古音概说[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胡明扬, 谢自立等. 词典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3] 王力. 龙虫并雕斋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周大璞. 训诂学初稿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 [15] 黄侃, 黄焯. 说文笺识四种[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16] 胡朴安. 中国文字学史[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3.
- [17] 唐作藩. 音韵学教程[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8] 周祖谟. 问学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6.
- [19] 封演. 封氏闻见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丛书集成初编” 0275 号.
- [20] 王力. 汉语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2] 吴文琪. 中华文史论丛增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3] 许嵩. 建康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4] 濮之珍.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25] 唐兰. 中国文字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26]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刷馆, 1988.
- [27] 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 商务印刷馆, 1987.

- [28]吴旭民等. 原本<玉篇>的发现和传抄年代[J]. 辞书研究, 1984, (6).
- [29]黄孝德. <玉篇>的成就及其版本系统[J]. 辞书研究, 1983, (2).
- [30]路广正. 我国第一部楷书字书——<玉篇> [A].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 1983, (1).
- [31]路广正. 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J]. 文史哲, 1990, (4).
- [32]张应德. <玉篇>的特点及其历史[J]. 湖南师院学报, 1984, (6).
- [33]阎玉山. 原本<玉篇>反映的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J]. 东北师大学报, 1990, (4).
- [34]朱声琦. <玉篇>时代轻唇音尚未大量产生[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1991, (3).
- [35]朱声琦. 从<玉篇>看照系三等声母的产生[J]. 山西师大学报, 1991, (4).
- [36]朱声琦. <玉篇>与喉牙声转[J]. 徐州师院学报, 1992, (1).
- [37]朱声琦. 从<玉篇>看舌上音知系声母的产生[J]. 南京师大学报, 1992, (2).
- [38]朱声琦. <玉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和异体字[J]. 江苏学院学报, 1995, (3).

后 记

选定《玉篇》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得益于我的恩师张茂华先生。两年前的暑假，张茂华先生循循教导我“顾野王《玉篇》很有研究的必要”。当时，我正苦于论文选题，想这想那茫然无绪。张先生此言让我眼前一亮，遂有以《玉篇》研究为题的打算，终获先生首肯和支持。

自此以后，我便着手于《玉篇》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因为《玉篇》残卷是影印卷子本，书中错字、讹字已是难免，尤让人心烦的是大篇幅的字体模糊，无法辨识。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胡吉宣先生的《玉篇校释》，但非常不巧的是，《玉篇校释》一书不仅在校图书馆遍寻不着，就是在省图书馆和附近各高校图书馆也杳无踪影。几经周折，才托人从南京师大复印部分回来。以复印部分为参照，将原本《玉篇》残卷从头辨识、阅读和整理，这个过程现在想来也是漫长的、让人感觉焦虑的。

“无知者无畏”，当我慢慢走进《玉篇》的时候，我忽然因为自己的才庸学浅而感到心慌，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课题我能驾驭得了吗？在论文开题之前，我都快要放弃了。关键时候是我导师和古籍所的其他老师给了我鼓励、支持和希望。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启发和教导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幼稚学生开始踏上真正的文献学研究之路。曾经以为对语言学文献的研究是自己今生想都不敢想的梦，可是在古籍所众位老师的帮助下我正在一步步将它变成现实。虽然，我所实现的结果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对我个人而言，它却是值得珍惜的，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只因为它是努力的见证和各位老师帮助我的结果。尤其是在我经历了一些生活的变故之后，我更加看重眼前的这份“实在”，也许只有个人的努力，父母的挚爱，师长的关爱和教诲是不会被时间篡改和流失的。

时至今日，这篇论文因我只有“拆袜之才”，虽殚精竭虑，怕也不能让人满意。如此，貽笑大方怕是难免的了。之所以还有勇气“班门弄斧”，实是希望以此抛砖弄瓦之举以博方家珠玉之论。文中或引时哲前贤之言，虽率皆注明出处，但或有疏漏如有不周之处，望乞见谅。

乙酉年三月

海燕记于

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公寓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 《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对周德华<杨柳枝词>的赏析与解读》
发表于《语文知识》2004年第1期 《语文知识》出版社
2. 《冷月与暗香——试比较李煜与李清照词的差异性》
发表于《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2月 第21卷第6期

致 谢

无论我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感谢我的导师，我的师兄，我的师弟师妹们。从对《玉篇》的所知甚少到完成现在的硕士毕业论文，《玉篇》研究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我导师张茂华先生的谆谆教导。时至今日，对于我的导师我不仅仅要说感谢，更要说抱歉，我这冥顽不化的“顽石”让张老师付出的太多太多。

受各位老师的影响古籍所所有的师长和学生都相敬相爱赛似一家人。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同学和朋友的无私帮助和热情对待。周炳华、李维虎和李文锋三位是我的同门，他们在关键时刻给予我的鼓励与帮助足以让我感动一辈子。真的，现在只要一想到黑夜里的挑灯奋战和他们的“雪中送炭”我心中就充溢着幸福、温馨与奋斗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要感谢的人还有舍友小田、高青、胡静和一位真诚到永远的朋友刘献琦。我论文中的生僻字大都是由我的舍友帮忙打出来的，论文的最后审阅和定稿则是由周炳华和刘献琦共同帮忙完成的。

真诚地感谢你们！

纪海燕

于 2005 年 4 月 19 日